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容齋四筆 第十六卷（十二則）

漢重蘇子卿漢世待士大夫少恩，而獨於蘇子卿加優寵，蓋以其奉使持節，褒勸忠義也。上官安謀反，武子元與之有謀，坐死。武素與上官桀、桑弘羊有舊，數為燕王所訟，子又在謀中，廷尉奏請逮捕武，霍光寢其奏。宣帝立，錄群臣定策功，賜爵關內侯者八人，劉德、蘇武食邑。張晏曰：「舊關內侯無邑，以武守節外國，德宗室俊彥，胡特令食邑。」帝閱武年老，子坐事死，問左右：「武在匈奴久，豈有子乎？」武曰：「前發匈奴時，胡婦實產一子通國，有聲問來，願因使者贖之。」上許焉。通國至，上以為郎，又以武弟子為右曹，以武著節老臣，令朝朔望，稱祭酒，甚優寵之。皇后父、帝舅、丞相、御史、將軍皆敬重武。後圖畫中與輔佐有功德知名者於麒麟閣，凡十一人，而武得預。武終於典屬國，蓋以武老不任公卿之故。先公繫留絕漠十五年，能致顯仁皇太后音書，蒙高宗皇帝有「蘇武不能過」之語。而厄於權臣，歸國僅升一職，立朝不滿三旬，訖於竄謫南荒惡地，長子停官。追誦漢史，可為痛哭者已！又案武本傳云：「奉使初還，拜為典屬國，秩中二千石。昭帝時，免武官。後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，賜爵。張安世薦之，即時召待詔，數進見，復為典屬國。」然則豫定策時，但以故二千石耳。而《霍光傳》連名奏昌邑王時，直稱典屬國，宣紀封侯亦然，恐誤也。昔賢為卒伍三代而上，文武不分，春秋列國軍將皆命卿，處則執政，出則將兵，載於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左傳》，可考也。然此特謂將帥耳，乃若卒伍之賤，雖賢士亦為之，不以為異。魯哀公時，吳伐魯，次於泗上。微虎欲宵攻王舍，私屬徒七百人，三躄於幕庭，卒三百人，有若與焉。杜預云：「卒，終也，謂於七百人中，終得三百人任行也。」或謂季孫曰：「不足以害吳，而多殺國士，不如已也。」乃上之。此蓋後世野營劫寨之類，而有若亦為之。齊伐魯，再求帥左師，樊遲為右，季孫曰：「須也弱。」有子曰：「就用命焉。」謂雖年少，能用命也。冉有用矛於齊師，故能入其軍。杜預云：「言能以義勇也。」皆孔門高弟，而親卒伍之事，後世豈復有之？

兵家貴於備豫管盜盧循據廣州，以其黨徐道覆為始興相，循寇建康，以為前鋒。初，道覆遣人伐船材於南康山，至始興賤賣之，居人爭市之，船材大積，而人不疑。至是悉取以裝艦，旬日而辦。蕭衍鎮雍州，以齊室必亂，密修武備，多伐材竹，沈之檀溪，積茅如岡阜，皆不之用。中兵參軍呂僧珍覺其意，亦私具檣數百張。衍既起兵，出竹木裝艦，葺之以茅，事皆立辦。諸將爭檣，僧珍出先所具者，每船付二張，爭者乃息。魏太武南伐盱眙，太守沈璞以郡當衝要，乃繕城濬隍，積財穀，儲矢石，為城守之備。魏攻之，三旬不拔，燒攻具退走。古人如此者甚多，道覆雖失所從，為畔渙之歸，然其事固可稱也。渠陽蠻俗靖州之地，自熙寧九年收復唐溪洞誠州，元豐四年，仍建為誠州，元祐二年，廢為渠陽軍，又廢為寨，五年復之，崇寧二年，改為靖州。始時渠陽縣為治所，後改屬沅州而治水平，其風俗復與中州異。蠻酋自稱曰官，謂其所部之長曰都帳，邦人稱之曰土官。酋入郭，則加冠中，餘皆椎髻，能者則以白練布纏之，曾殺人者謂之能。婦人徒跣，不識鞋履，以銀、錫或竹為釵，其長尺有咫。通以班紬布為之裳。紀歲不以建寅為首，隨所處無常月。要約以木鐵為契。病不謁醫，但殺牛祭鬼，率以刀斷其咽，視死所向以下，多至百十頭。凡昏姻，兄死弟繼，姑舅之昏，他人取之，必賄男家，否則爭，甚則仇殺。男丁受田於酋長，不輸租而服其役，有罪則聽其所裁，謂之草斷。凡貨易之通，甲不能償，則掠乙以取直，謂之准。長則相犯，則少者出物，謂之出面。言語相誣，則虛者出物，謂之裏口。田丁之居，峭岩重阜，大率無十家之聚。遇仇殺則立柵布棘以受之。各有門款，門款者，猶言伍籍也，借牛彩於鄰洞者，謂之拽門款。方爭時，以酋博首，獲級一二則潰去，明日復來，必相當乃止。欲解仇，則備財物以和，謂之陪頭暖心。戰之日，觀者立其傍和勸之，官雖居其中，不敢犯也。敗則走，謂之上坡。志在於掠，而不在於殺，則震以金鼓，而挺其一隅，縱之逸，謂之■。敗者屈而歸之，掠其財而還其地，謂之入地。兵器有甲冑、標牌、弓弩，而刀之鐵尤良。彎則傳矢於弦而偏架之，謂之偏架弩，以利侷中土神臂弓，雖暑濕亦可用。凡仇殺，雖微隙必發，雖昔讐必報，父子兄弟之親不避也。子弟為士人者，隸於學，仇殺則歸，罷則復來。荆湖南、北路，如武岡、桂陽之屬瑤民，大略如此。

寄資官內侍之職，至於幹辦後苑，則為出常調，流輩稱之曰苑使。又進而幹辦龍圖諸閣，曰閣長。其上曰門司，曰御藥，曰御帶。又其上為省官，謂押班及都知也。在法，內侍轉至東頭供奉官則止，若干辦御藥院，不許寄資，當遷官則轉歸吏部。司馬論高居簡云：「舊制，御藥院官至內殿崇班以上，即須出外，今獨留四人，中外以此竊議。」言之詳矣。後乃不然，逮其遷帶御器械可帶階官，然後盡還所寄之資。至於宣政、宣慶諸使，遙郡防、團、觀察，其高者為延福宮、景福殿承宣使。頃在樞密行府，有院吏兵房副承旨董球，於紹興三十二年正月尚未有正官，至四月，予接伴人使回，球通刺字來謁，已轉出為武顯大夫。問其何以遽得至此？曰：「副承旨比附武顯郎，後用賞故爾。」蓋亦寄資也。

親王帶將仕郎薛氏《五代史》，梁太祖開平元年五月，皇第五男友雍封賀王。及友珪篡位，以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賀王友雍為銀青光祿大夫、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。以親王而階將仕郎，仍試銜初品，雖典章掃地之時，恐不應爾也。郡縣用陰陽字山南為陽，水北為陽，《穀梁傳》之語也，若山北水南則為陰，故郡縣及地名多用之，今略敘於此。山之南者，如嵩陽、華陽、恒陽、衡陽、鎮陽、岳陽、暉陽、夏陽、城陽、陵陽、歧陽、首陽、營陽、咸陽、棟陽、宜陽、山陽、屬河內郡，大行在北。廣陽、辟陽、河陽、魯陽、黎陽、樅陽、零陽、巫陽、東陽、韶陽、郴陽、揭陽、戈陽、屬汝南郡，戈山在西北。當陽、青陽、黔陽、壽陽、麻陽、雲陽、美陽、復陽、南陽復山之陽。上曲陽、屬常山。下曲陽、屬鉅鹿。稠陽、屬五原。原陽、屬雲中。水之北者，馮翊之池陽、頻陽、郃陽、瀋陽，扶風之杜陽，河東之大陽、大河之陽。平陽，平河之陽。太原之晉陽、汾陽，及河陽，洛陽，滎陽，偃陽，渭陽，淮陽，汶陽，濟陽，襄陽，澄陽，漁陽，遼陽，泗陽，伊陽，永陽，滌陽，潮陽，渣陽，灌陽，汧陽，洮陽，沐陽，東郡之濮陽、東武陽，潁川之潁陽、昆陽、舞陽，汝南之汝陽、銅陽、■陽、濯陽、滇陽、新陽、安陽、博陽、成陽，南陽之育陽、涅陽、堵陽、蔡陽、築陽、棘陽、比陽、朝陽、湖陽、紅陽，江夏之西陽，廬江之尋陽，九江之曲陽，濟陰之句陽，句瀆之丘。沛郡之谷陽、扶陽、漂陽，魏郡之繁陽，鉅鹿之堂陽，清河之清陽，涿郡之高陽、饒陽、范陽，勃海之浮陽，濟南之般陽、朝陽，泰山之東平陽、東武陽、寧陽，北海之膠陽，東海之開陽、曲陽、都陽，臨淮之射陽、蘭陽，丹陽之丹陽、陵陽、溧陽，豫章之鄱陽、鄡陽，桂陽之未陽、桂陽、滇陽，武陵之無陽、辰陽、酉陽、零陽，零陵之洮陽，漢中之旬陽、沔陽、安陽，鍵為之江陽、武陽、漢陽，金城之枝陽，天水之略陽、阿陽，安定之涇陽、彭陽，北地之泥陽，上郡之定陽，雁門之沃陽、劇陽，上谷之沮陽，漁陽之要陽，遼西之海陽，右北平之夕陽、聚陽，蒼梧之封陽，趙國之易陽，膠東之觀陽，長沙之益陽，已上皆見《漢書·地理志》。其水之下，必曰在某水之陽。合山水之稱陽者，百有五六，至陰字則甚少，蓋面勢在背，自難立國邑耳。山之北者，唯華陰、山陰、龜陰、蒙陰、鶉陰、雕陰、襄陰，水之南者，汾陰、蕩陰、潁陰、汝陰、舞陰、濟陰、漢陰、晉陰、蒲陰、湘陰、潑陰、河陰、湖陰、江陰、淮陰、圍陰，僅三十而已。若樂陽、南陽、合陽、被陽、富陽、屬秦山者。昌陽、建陽、屬東海者。武陽之類，尚多有之，莫能知其為山為水也。

杜畿李泌董晉漢建安中，河東太守王邑被召，郡據衛固、范先請留之。固等外以請邑為名，而內實與並州高幹通謀。曹操選杜畿為太守，固等使兵絕津，數月不得渡。畿曰：「河東有三萬戶，非皆欲為亂也。吾單車直往，出其不意，固為人多計而無斷，必偽受吾。吾得居郡一月，以計縻之足矣。」遂詭道從郟津度，固遂奉之。畿謂固、先曰：「衛、范，河東之望也，吾仰成而已。」比數十日，諸將斬固等首。

唐貞元初，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殺節度使張勸，代總軍務，邀求旌節。

德宗遣李泌往，欲以神策軍送之，泌請以單騎入，上加泌觀察使。泌出潼關，鄜坊步騎三千布於關外，曰：「奉密詔送公。」泌寫宣以卻之，疾驅而前。抱暉不使將佐出迎，去城十五里方出謁。泌稱其攝事保城壁之功，入城視事。明日，召抱暉至宅，語之

曰：「吾非愛汝而不誅，恐自今有危疑之地，朝廷所命將帥，皆不能入，故巧汝餘生。」抱暉遂亡命。

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疾病，其子乃為兵馬使，欲為亂，都虞候鄧惟恭執送京師。詔以東都留守董晉為節度使。惟恭權軍事，自謂當代萬榮，不遣人迎晉。晉既受詔，即與僕從十餘人赴鎮，不用兵衛。至鄭州，或勸晉且留觀變。有自注州出者，言不可入，晉不對，遂行。惟恭以晉來之速，不及謀，去城十餘里，乃帥諸將出迎。晉入，仍委以軍政。久之，惟恭內不自安，潛謀作亂，事覺，晉悉捕斬其黨，械惟恭送京師。

觀此三者，其危至矣！杜畿、李泌、董晉，皆以單車入逆城，從容妥定，其智勇過人如此。唐史猶譏晉為懦弛苟安，殆不然也。是時，朝議以晉柔仁多可，恐不能集事，用汝州刺史陸長源為行軍司馬以佐之。長源性剛刻，多更張舊事，晉初皆許之，案成則命且罷，由是軍中得安。初，劉玄佐、李萬榮、鄧惟恭時，士卒驕不能御，乃置腹心之士，幕於公庭底下，挾弓執劍以備之，時勞賜酒肉。晉至之明日，悉罷之。謂之懦弛，實為失當。晉在汴三年而薨，長源代之，即為軍士所殺。向使晉聽用其言，汴亂久矣。又《李泌傳》但云拜陝虢觀察使，開車道至三門，及殺淮西亡兵。於赴鎮事略不書，亦失之也。

嚴有翼詆坡公嚴有翼所著《藝苑雌黃》，該洽有識，蓋近世博雅之士也。然其立說頗務譏詆東坡公，予嘗因論玉川子《月蝕詩》，謫其輕發矣。又有八端，皆近於蚍蜉撼大木，招後人攻擊。如《正誤篇》中，摭其用五十本蔥為「種薤五十本」，發丘中郎將為「校尉解摸金」，扁鵲見長桑君，使飲上池之水，為「倉公飲上池」，鄭餘慶烝胡蘆為盧懷慎雲，如此甚多。坡詩所謂挾雲漢，分天章，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。若用蔥為薤，用校尉為中郎，用扁鵲為倉公，用餘慶為懷慎，不失為名語，於理何害？公豈一如學究書生，案圖索駿，規矩矩步者哉！《四凶篇》中，謂坡稱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，四族之誅，皆非殊死，為無所考據。《盧桔篇》中，謂坡詠枇杷云「盧桔是鄉人」，為何所據而言。《昌陽篇》中《昌蒲贊》，以為信陶隱居之言，以為昌陽，不曾詳讀《本草》，妄為此說。《苦茶篇》中，謂「《周詩》記苦茶」為誤用《爾雅》。《如臯篇》中，謂「不向如臯閒射雉」與《左傳》杜注不合，其誤與江總「暫往如臯路」之句同。《荔枝篇》中，謂四月食荔枝詩，愛其體物之工，而坡未嘗到閩中，不識真荔枝，是特火山耳。此數者或是或非。固未為深失，然皆不必爾也。最後一篇遂名曰《辨坡》，謂雪詩云，「飛花又舞謫仙簷」，李太白本言送酒，即無雪事。「水底笙歌蛙兩部」，無笙歌字。殊不知坡借花詠雪，以鼓吹為笙歌，正是妙處。「坐看青丘吞澤芥」，「青丘已吞雲夢芥」，用芥字和韻，及以澤芥對溪蘋，可謂工新。乃以為出處曾不蒂芥，非草芥之芥。「知白守黑名曰谷」正是老子所言，又以為老子只云為天下谷，非名曰谷也。如此論文章，其意見亦淺矣。

曹馬能收人心曹操自擊烏桓，諸將皆諫，既破敵而還，科問前諫者，眾莫知其故，人人皆懼。操皆厚賞之，曰：「孤前行，乘危以僥倖，雖得之，天所佐也，顧不可以為常。諸君之諫，萬安之計，是以相賞，後勿難言之。」魏伐吳，三徵各獻計，詔問尚書傅嘏，嘏曰：「希賞徵功，先戰而後求勝，非全軍之長策也。」司馬師不從，三道擊吳，軍大敗。朝議欲貶出諸將，師曰：「我不聽公休，以至於此，此我過也，諸將何罪？」悉宥之。弟昭時為監軍，唯削昭爵。雍州刺史陳泰求救並州，並力討胡，師從之。未集，而二郡胡以遠役遂驚反，師又謝朝士曰：「此我過也，非陳雍州之責。」是以人皆愧悅。討諸葛誕於壽春，王基始至，圍城未合，司馬昭敕基斂軍堅壁。基累求進討，詔引諸軍轉據北山。基守便宜，上疏言：「若遷移依險，人心搖蕩，於勢大損。」書奏報聽。及壽春平，昭遺基書曰：「初，議者云云，求移者甚眾，時未臨履，亦謂宜然。將軍深算利害，獨秉固心，上違詔命，下拒眾議，終於制敵禽賊，雖古人所述，不過是也。」然東關之敗，昭問於眾曰：「誰任其咎？」司馬王儀曰：「責在元帥。」昭怒曰：「司馬欲委罪於孤耶？」引出斬之。此為謬矣！操及師、昭之奸逆，固不待言。然用兵之際，以善推人，以惡自與，並謀兼智，其誰不歡然盡心悉力以為之用？袁紹不用田豐之計，敗於官渡，宜罪己，謝之不暇，乃曰：「吾不用豐言，卒為所笑。」竟殺之。其失國喪師。非不幸也。

取蜀將帥不利自巴蜀通中國之後，凡割據擅命者，不過一傳再傳。而從東方舉兵臨之者，雖多以得俊，將帥輒不利。至於死。漢伐公孫述，大將岑彭、來歙遭刺客之禍，吳漢幾不免。魏伐劉禪，大將鄧艾、鍾會皆至族誅。唐莊宗伐王衍，招討使魏王繼發、大將郭崇韜、康延孝皆死。國朝伐孟昶，大將王全斌、崔彥進皆不賞而受黜，十年乃復故宮。